

罗伯特·斯通
Robert
Stone

黑发
女大学生
之死

DEATH OF THE
BLACK-HAIRED GIRL

美国国家图书奖
得主

拷问
人性最阴暗裂隙

单译

海文艺出版社
Seaside & Art Publishing House

罗伯特·斯通
Robert
Stone

黑发
女大学生
之死

DEATH OF THE
BLACK-HAIRED GIRL

吕玉婵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黑发女大学生之死 / (美) 罗伯特·斯通著; 吕玉婵译.

--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8

ISBN 978-7-5321-6452-3

I. ①黑… II. ①罗… ②吕…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080897号

DEATH OF THE BLACK-HAIRED GIRL

by Robert Stone

Copyright © 2013 by Robert Ston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Publishing Company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8 by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9-2016-750号

本书中译本由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授权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9-2017-012号

发行人: 陈征

责任编辑: 曹晴

封面设计: 胡斌

书 名: 黑发女大学生之死

作 者: (美) 罗伯特·斯通

译 者: 吕玉婵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

地 址: 上海绍兴路7号 200020

发 行: 上海文艺出版社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市绍兴路50号 200020 www.ewen.co

印 刷: 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0.25

插 页: 5

字 数: 112,000

印 次: 2018年8月第1版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

I S B N: 978-7-5321-6452-3/I · 5156

定 价: 59.00元

告 读 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512-68180628

“你看起来像被俘虏的白人。”雪儿贝对茉德说。

茉德照着浴室门上的镜子，见到自己裹着一条萨利什印第安毯子，像冬天一样苍白。她把毯子拉紧一点，包住大腿和肩膀。她的肌肤非常白皙，但是洗澡后显得很红润。

“真的？”

“真的。”室友说。

茉德在套房凸窗旁缩成一团，阵阵砭骨冷风从建筑灰泥和老旧砖石之间的隙缝钻入，她冷得瑟瑟发抖的模样很性感。在公园另一头，惨淡曙光照在哥特式塔楼的

小尖塔与花饰窗格上，人行道两侧的榆树树干自东南向西北逐一散发出灰光。乍然间，街灯通通熄灭了。

多么萧瑟，多么动人，她好庆幸人在屋里。她喜欢清晨，喜欢取暖抵抗十字栈宿舍凛凛的穿堂风，不用在屋外冷酷的街道上受冻。她把毯子拉得更紧，朝左右甩了甩头发。茉德的头发十分柔顺乌黑，在白皙的肌肤，红润的血色和湛蓝的眼睛衬托下，这一头秀发益发显得闪闪动人。她一直留着长发，没想过挑染或剪成朋克头来搞怪，只是偶尔用电卷棒卷出六十年代流行的少女发型。真漂亮——这是茉德太过频繁且太年轻就听到的字眼。读高中时，她有一次想从大都会博物馆艺术品店偷一本画册，因为有一个老师说惠斯勒画的一个女孩跟她长得很像。

他们在外头的阶梯口拦下她。店长亲自尾随茉德穿过拥挤的大厅，在梯顶阻止她逃走，然后站到一旁，得意得都发抖了。另一位店员叫她从防风大衣内拿出手提袋。茉德哭了，那个丑恶的老太婆很满意。事情已经过了五年，她还是记得那一次受辱的分分秒秒，甚至记得那个春日的气候，以及博物馆门口冷漠观光客手肘互推的表情。她怕失去全国资优生奖学金，怕父亲知情，结

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茉德继续揽镜自照，把头向前弯，让头发从前面垂下。她原本考虑主修艺术史，后来改念英文系，专攻写作。她挺直身体照镜子，她的脖子线条优美，肌肉坚实。

她看见公园旁的教堂前方有游民聚集等待领取餐券，像动物挤成一团，从垃圾堆捡来的滑雪衣底下露出发泡塑胶。有两三个想在狭窄的公园栏杆上找个位置坐下。在八十年代，栏杆上装有尖刺，防止有人在那里乞食拉屎，有碍观瞻。一间新开的连锁加盟旅馆把正门设在马路对面。

栏杆改了，市公交车的站牌也移到下一个红绿灯口。有人出来抗议，该抗议时总会有人出面抗议。抗议人士谴责公园管理处给予旅馆方便，迎合民众对游民、穷人及残疾人一贯的偏见。茉德写了一篇既诙谐又激昂的文章登在校刊专栏，嘲讽反对那次大受赞扬的行动。当然，工程竣工后，不止是多数在市中心的上班族，连大部分在附近校舍上课的学生也觉得舒适多了。连茉德也不得不承认，以前每天经过那里都是一种折磨，少了穷人，公园看起来无疑较为赏心悦目。

外头早晨的人潮还未涌现，一辆公交车停在终点站，引擎兀自转动。人车疏落，只有几个值夜班的大学工友朝公园的地下停车场走去。

“哟嘿，”茉德的室友说，“你今天要干吗？”大家都叫她小贝。

小贝是演员，在几部小众艺术电影院放映的那种独立影片里演过重要角色，全名是雪儿贝·马戈芬，老家在肯塔基州东部。她必要时说家乡话，但会模仿很多种口音。小贝为摆脱穷困的成长背景，太年轻就步入婚姻，目前正在攻读戏剧学位。她不是那种明艳动人的演员，但是令人过目难忘，在旧日的好莱坞，纤瘦的身材和古怪的行径应该能让她获得性格角色的出演机会。偶尔有人问起她的婚姻——好奇的同学会问：“那家伙有消息吗？”

小贝会唱茱蒂·柯琳斯的歌来回答：“哦，我第一个爱过的男孩。”

“没有，”她告诉他们，“从来没有。”不是真的，那家伙有时会打电话找她。

“你今天跟老大约会？”小贝问。

“约了一大早。”茉德告诉她。

她把头发盘在黑色海军针织帽底下，借了小贝的连帽夹克，套上松垮的工作裤和登山鞋。贴身内衣倒是很讲究，以免遇到如她母亲常说的突发状况，万一被公交车撞了，或者像做妈的刻意没说出口的话——以免一时性起难耐。

她们抄教堂旁边的近路，这时教堂敲起了七点的钟声。走这一条路，莱德会经过公交车站与流浪汉队伍，但她认为避开是畏缩且不道德的行径。

两个女人走到爱德街时，早晨交通高峰开始了，几名路人快步朝大学和公园远侧的办公大楼走去，车辆困在红绿灯口，比较健壮放肆的穷人——主要是排在队伍前头的年轻黑人——钻进车阵中说话。

“哟，喂喂，凯迪拉克大哥。”

但司机开的不是凯迪拉克，就算是，也已经补补修修开了十二年，更何况很多车是女性驾驶。凯迪拉克大哥在这个时段不会出现，但到了十点则蜂拥而至，此外还有绅宝大人、宝马大爷、体贴的富豪老兄。郊区的风骚女子则开着像艾布兰两吨半坦克的福特稳达或吉普民用款。于是车阵起了一阵骚动，复古车门纷纷上锁，直率的辛苦上班族翻起白眼，在摇起的车窗后方无声咕

啾。年长男子走出公共停车场，手插口袋，一直看着街面。成群结伙的年轻白人红着脸，憋着一肚子气，一笑置之，乞丐也红着眼笑他们，作势唬人。

其实去年已经开过高峰会议，与会的有市政府、大学、警方、游民联盟及公园委员会。与会者被提醒小心使用某些字眼，包括：脏鬼、醉鬼、懒鬼、人渣、废物、公害、土匪、社会寄生虫、前科犯、弱势、穷人、罪犯、囚犯、游民。议会刻意重视双重文化，把 *cabrón*（狗娘养的）、*criminal*（犯罪）、*ratón*（鼠辈）、*ladrón*（小偷）等西班牙语字眼也加到留意名单中。因勒索起诉被捕又获保释的市长，对挣扎经营的权威大报提出评论，他的话用颜色有趣的墨水印成铅字。

“这是我們不想在我们的城市听到的用语。”市长说出他的祷告。

乞丐看着两个女人走过，少数几个故作傲慢冷漠。雪儿贝穿着格纹保暖夹克，戴圆弧曲面造型午夜色调的欧克利墨镜，没有平常时候亮眼。穿平底登山鞋的莱德身高一百八十厘米左右，跟雪儿贝走在一起，显得高许多，不过很多大学女生比莱德还要高。女学生——绝大部分不满二十岁——平均比男性市民高。

态步道之旅，走着走着，小贝陡然停下，两步之外，有一条东部横纹响尾蛇在晒太阳。蛇醒来，抬起头，斜斜滑行，坚守阵地不肯让步，蛇尾快速嘎嘎响动，变得模糊不清。一对蛇眼非常阴毒。

茉德在新朋友后方的几步处，看见那东西大叫：“哎呀，什么恶心的东西！”哎呀，小贝！”茉德以为雪儿贝·马戈芬跟海贝一样，是粉红色的，而且很脆弱。她偶尔拿名字取笑小贝^①。“海贝，小心！”

带队学长托着小贝的手肘引导她，转身把她带离蛇的攻击范围。“浑蛋。”小贝忘恩负义低声抱怨。

“以前见过又粗又大的响尾蛇吗，小贝？”嬉皮模样的年轻人问。

“只在教堂见过。”小贝告诉他。

其他新生听到了。他们注意到茉德讲纽约流行的粗话，而小贝绝妙的回答——无论他们是否听懂她暗指五旬派教会的抓蛇仪式——他们知道这个回答很酷。雪儿贝·马戈芬之后永远成了海贝，但大家都不太清楚名字的由来与意义。后来同学发现原来她是大学生会看的那

^① 雪儿贝（Shelby）与海贝（Shell）的拼法相近。

种电影里的演员，便以为那个傻傻的名字跟她演戏有关。

十字街的乞丐通常不会搭讪茉德或她的友人，其实应该这么说，他们几乎不会找特别漂亮的女孩子攀谈，该有的调侃都没有。堕落的少年与女大学生之间没有挑逗，而是存在着太多的不平与忿气——存在着代代相传的阴影，围绕羞愧与怨恨，甚至耻辱与命案。不好的事发生过，大家都学乖了。

那个早上，茉德和小贝发现她们朝同一个方向走去，到了斯托达德街，沿着公园走过黑尔门，要去上当天第一堂课的年轻人加入她们的行列。

“你又没课，”小贝对友人说，“干吗这么早起？”

“约了人喝咖啡。”

“跟他？”没有等待回答，小贝告诉茉德：“我排练到九点以后，晚上可以一觉睡到天亮。”小贝看着她的眼神既挖苦又同情。

“谢了，朋友，他今晚没空。”

“我本来要说的，”小贝说，“可我没说。”

开始下雪了，虽然似乎冷得不会下雪。“反正只是约了时间。”茉德说。她们继续低头走向贝氏咖啡馆，

那是离校园最近的咖啡馆。

“带咖啡给他？”

“嗯，”茉德说，“冷咖啡约会。”

“老男人才好，”小贝取笑她，“他们——呃，懂的事多好多好多。”

小贝往成名之路的职业生涯已经让她近距离接触了所谓的成年人，其中有些人大名鼎鼎，据说能呼风唤雨，但她并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

贝氏咖啡馆开在一楼。四层楼的建筑本是办公大楼，后来改建成精神病人出院后的中途之家。中途之家的住友把咖啡馆当成总部，从天亮聚到晚间七点。贝氏咖啡馆把户外椅子留给住友，他们不分晴雨冷热都坐在那里，成天霸着，行为和浑身散发出的古怪让咖啡馆有种扰人的不安氛围，坐下来喝份浓缩咖啡的外地人，也能立刻察觉这些客人奇特的激烈情绪，朗朗高谈的对话不时穿插放纵的笑声或临近精神失常的沉默。一股不当的情绪气氛弥漫着，有人喜欢这种气氛——艺术系学生与雪儿贝·马戈芬就喜欢。这种气氛让茉德心里发毛，但她想喝几口咖啡，便还是随着小贝走过砖面广场。

精神病客人被称为住友或病友，露台椅子偶尔会空

出来——譬如当病友结伙上附近的喜互惠连锁超市购物时。超市离可怕的市中心贫民窟只有四条马路，独行或两两做伴去买东西，可能会碰到人找麻烦，甚至对他们动手动脚，从比较年轻的游民到警察都有可能打人。在那座城市的垂直社会结构中，住友地位低下，不受欢迎，又没有什么自卫能力，没有人相信他们所说的话，也就没有人理会他们的投诉。随处可见女大学生自信走路的街道，对中途之家的人而言是很危险的。似乎只有骑马的严厉女警对他们客气，知道他们的名字，许他们像小孩子一样轻轻拍打自己的马。骑马的女警对中途之家住友老大赫伯特也以含蓄而滑稽的尊敬对待，赫伯特靠着大嗓门和渊博常识成了住友老大。

女孩拐进贝氏咖啡馆时，赫伯特正坐在老位置，积极迎战即将到来的暴风雨。赫伯特是唯一男性常客，习惯对女孩子说话，也理所当然以为那是他的权利。“嗨，小贝！”他扯开大嗓门喊，“海贝！”

小贝对他笑一笑，拍拍他的肩膀。茱德的礼貌微笑也许能瞒住多数人她内心的嫌恶，但是唬不了赫伯特。

茱德和小贝在点餐柜台点了本日咖啡外带。茱德买了两杯大杯的，服务她的是一位西班牙来的俊美年轻

人，他是音乐系研究生，把头发漂白，戴着一排三枚的耳环。接着两个女孩穿过咯咯发抖的中途之家群众来到街上，赫伯特正在大声朗读地方报纸，复述一则市长惹上官司的报道，一旁没人在听，风越来越强劲。

小贝和茉德分道而行，赫伯特从报纸里抬起眼，悄悄看着她们。

“嘿，玩得开心，小姑娘！”赫伯特在她们的后面追喊。“祝福这个世界，祝福在这个世界闯荡的每一个人。”他一只手搁在腿上，看着她们消失在第一阵的鹅毛大雪中。

走到皮巴迪方院栅门，茉德停下脚步，将两杯咖啡放到冰凉的石板人行道上。她得掏出可以开启学院栅门电子锁的学生证，过了栅门，还需要再开三道锁，才能抵达她要前往的房间。

七年战争^①里第一把印第安短斧的斧刃，如今坐落在大学唯一的粗重橡木门上。门与进门权利向来不可轻视。这些年来，这道门后不再拉上插销，成了粗莽新英

① 十八世纪后半叶发生的国际战争，以英法为首的欧洲两大军事集团，为争夺殖民地与霸权而开战。在北美殖民地，印第安人与法国结盟攻打英国。

格兰工业城世家子弟必要的聚会胜地。六十年代来到，男女合校教育与还权于民运动兴起——三教九流的人涌进校园，甚至出现了一间孤立的男女混用厕所，厕所盖了还不到一年，就在尴尬之中失去光彩。此外，还有“敞开校门”“打开巨门”“开放校园”等运动出现。接踵而至的是禁毒、抵制犯罪以及市民和大学师生之间的怨恨不满，为时短暂，但场面难看。开放的结果是更多的封锁，锁匠日夜赶工，现在校园每样东西都有三四道门——甚至职员办公室也防止外人闯入。年迈的讲师退休了，因为他们有一半的工作时间，在节约能源的冷峻光线下，试图分辨钥匙圈上的哪一张卡片或哪一把钥匙，能打开研究室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等等的门。茉德跪在布鲁克曼教授研究室的门前摸来摸去，弄出叮叮当当的声响，带来的咖啡在冰凉的石头上冷了下来。

在大学最古老的科特兰楼，史蒂夫·布鲁克曼有间格外惬意的研究室，地板铺上波斯地毯，船长椅与花饰铅条凸窗都刻着校训：*Lux in umbras procedet*（在黑暗中推进的光明），这句话指的是大学希望以不灭之火对抗阿尔冈昆人^①的旷世决心。

布鲁克曼的书桌堆着该打打分数隔日发还的学生作业，昨天他彻夜未眠逃避责任，此时作业整齐叠放在绿

① Algonquians，北美印第安原住民人数最多，分布最广的语族，曾为欧洲人殖民美洲的一大阻碍。